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十五.

已經五點多鐘，該送她回去了。我捨不得輕易放過這樣美好的一天，我要刻骨銘心，記下每一分每一秒，烙下每一步每一段痕跡。我伴著她走回危樓，只有白蒂一人在，果然不像有晚餐的樣子。我故意說：「我餓了，你們怎麼招待我？」凱洛琳笑著，從一個罐頭中找到一點剩下的紅豆，說：「這些能不能餵飽你這個大孩子？」

我說：「你不反對餵飽我吧？」

「我憑什麼反對？」

「那麼，我建議去買些肚子歡迎的東西。」

她又浮上那嘲諷的笑容，說：「反正是錢說話。」

白蒂正要給尼可買奶粉，我們便結伴同行。

下城離此不遠處有一個超級市場，我推著一輛推車，凱洛琳則選購食物。我突然想起他們的住處好像沒有衛生紙了，便順手拿了一卷。

她看到了，一把搶過說：「傻瓜，這個要五角，前面那種只要四角。」

繞了半天，她東看西選，只買了一包玉米，一包咖啡和幾根香蕉。

我看她太省了，忍不住說：「妳怕我發胖，是不是？」

她臉一紅，瞪我一眼說：「這些是我喜歡吃的！你吃不飽自己選。」說完，她就走到一邊去了。

在玩具攤前，我想挑一件玩具給尼可。

白蒂說：「你別客氣，尼可才三個月，什麼都不會玩。還是買件禮物送凱洛琳倒是真的，可憐她除了那身衣服，什麼都沒有。」

這一來倒難住我了，買禮物的經驗太少，尤其我們認識不久，送重了太唐突，太輕了又沒意義。再說，化粧品她不用，此地又不賣衣服。

突然，我想到一個主意，我找到凱洛琳，一本正經的說：「親愛的，對不起，差一點忘了，今天是妳的生日。」

「我的生日？」

「去年今天，我給妳買過一個大蛋糕，比帝國大樓還高，上面有自由女神……」

「還有太陽神火箭……」

「是的，有巧克力工廠，還免費附送黑煙囪……」

「還有兩顆大紅心。」她又加道。

「還有兩個名字……」我厚著臉皮。

「不對！我的生日該插蠟燭呀！」

「總該有雞尾酒會、舞會吧！」白蒂也來湊趣。

「妳可記舞會在哪裡舉行的？」我很高興沒有遭到凱洛琳的拒絕。

「在撒哈拉大沙漠？」

「在月球的寧靜海！」

「算了吧！在你腦瓜裡！」她又好氣又好笑。

我本來就是要把氣氛和緩下來，目的已達成，我便說：「妳想，假如在妳們那座危樓上舉行多好，我們跳，樓板也跟著跳。」

她忍不住笑了，說：「那倒好，尼可不用搖也能睡了。」

「告訴你們一件妙事，我們餐廳大冰櫃裡有兩瓶香檳酒，至少有十幾年沒人動。他們說可能壞了，誰都不敢喝。我去拿來，讓大家痛快地瀉瀉肚子！」她們都笑了，我也忍俊不止。我接著說：「今天月色不錯，菲力、格林哥都要走了，誰知道明天我們會在這裡？」

「隨你，反正我有爆玉米就夠了。」

把她們送回去後，我便到餐館拿酒。

這兩瓶香檳酒著實歷盡滄桑，在大冰櫃裡躺了十多年，冰櫃已三易其主。這兩瓶酒早被水漬得變色，招牌早已斑剝不可辨認。我和吳先生提過，他早就叫我丟掉，怕吃壞了客人肚子。

拿了酒，我又請大師傅做了個菜。又想到以前雕的一個仕女像，但不記得放在哪裡，拿那個來做禮物最合適不過。好不容易找到了，看看時間已經快七點鐘了。

我趕到危樓，凱洛琳出來開門。一見是我，她滿面關懷的說：「感謝上帝，我一直在擔心你，沒有出事吧？為什麼去這麼久？」

我心情一陣激動，淚珠幾乎奪眶而出。多年來東飄西蕩，獨來獨往，從來沒有人關心過。我苦我樂，我生我死，彷彿不與任何人相干！

我幼年喪母，父親是個老派的讀書人，只知道修齊治平之理，卻沒有修齊治平之能。由於國家多難，他憂心忡忡，但表面上絲毫不露感情。記得大學讀書時，離家百里，每次放假回家，從無人對我嘘寒問暖。離家去校，也是行李一提，連再見都不知道向誰說。

在巴西得了胃潰瘍，因胃出血虛弱得幾乎死去時，當時的女友露西亞也曾幫我找醫生，照顧我。但她始終是快快樂樂的，無法體會到那時我亟需安慰與關切。她總是笑著說：「什麼胃潰瘍？這不是病，喝喝牛奶就好。」

如同負傷的困獸，我急忙把帶來的東西交給凱洛琳，一頭衝進廁所。她惶急地在外敲門，問我怎麼了，我忍住啞啞的聲音說：「肚子疼！」

其實我是心疼，我儘力不想這事，拚命哼著不成曲的小調，好久才恢復了平靜。開門出來，她正在炒玉米花，劈口就說：「小孩子要養成好習慣！」

我一楞：「什麼好習慣？」

「拉拉繩子！」

什麼繩子？她一定以為我在廁所拉肚子。我幾乎要笑出來，但淚珠又忍不住了，忙進去把蓄水缸上的抽水繩一拉。嘩的一聲，清水翻湧著，我整個心緒都被她淹沒了。

她拿著那個雕像，納悶了半天，說：「這個做什麼用？」

我輕描淡寫地說：「我雕的，妳要喜歡就送給妳。」

她把玩了一下，不置可否，順手放在桌上，我好不失望。

我把香檳酒的標籤洗掉，只剩下光禿禿的玻璃瓶。這兩瓶並不一樣，一瓶色深，一瓶較淺。

她皺眉道：「你已經在鬧肚子，別開了。」

我說：「沒關係，酒可以消毒殺菌。」

我打開顏色較深的那一瓶，並沒有期待中「波」的一聲。我有點擔心，鼻子慢慢地湊近瓶口，一聞之下，出乎意料的，竟是一種蜜棗的香味。酒顯然是變質了，大不了就是變成醋吧！我不信會有害，了不起弄假成真，拉拉肚子。

我倒了一杯，色作紫紅，再一聞，分明是蜜棗香。

凱洛琳見我小心翼翼，便說：「倒了吧，別喝！」

「沒關係，我嚐嚐。」

「充什麼英雄？」她也聞到香味，湊過來一看，又說：「不像是壞了。」

我用手指沾了一點放進口中，不像酒，甜甜香香的如同果汁一般。

「怎麼樣？」她關切地問。

我故作痛苦地把眉頭一皺，作欲嘔狀，她嚇得怔住了。我又怕嚇壞了她，笑著把那杯怪物一飲而盡。

想不到味道香香的，又帶著適度的甜味，感覺出乎意料的好。甚至於可說是我有生以來所喝過最爽最潤的飲料，喝下去後，喉頭感到說不出的舒服。

她看呆了，我說：「不騙你，保證妳喝了一杯，還想再喝第二杯。」

她倒了半杯，嚐了一點，高興地說：「真棒！」

菲力看我們喝得起勁，走了過來，凱洛琳把杯子遞給他，說：「嚐嚐這奇妙的中國飲料。」

菲力毫不猶豫的一口乾了，大叫：「妙極了！」

白蒂也聞風而來，不一刻，一人一杯，一瓶喝得精光。凱洛琳還準備留一點給東尼他們，我說還有一瓶，特別放在水池裡涼著。

洗好杯子後，我想起那個雕像，再一看已不在桌上了。相信她一定收了起來，心中感到一陣溫暖。

她的玉米花也炒好了，香噴噴的一大盤。她又煎了牛油香蕉，等一切準備齊全，這才東尼和尼奧等請了過來。

凱洛琳手裡拿著那瓶未開的香檳，說：「朱今天發現了一種我生平第一次喝到的好東西，可惜不知道是什麼？」

東尼接過去，研究了半天，肯定地說：「是香檳。」

凱洛琳說：「絕對不是，香檳是淡黃色，我們喝的是紫色，而且沒有酒味。」

東尼再就燭光一看，說：「這絕不是紫色。」

我打開瓶蓋時，已經感覺到有點異樣。再傾出一看果然是淡黃色，而且沒有先前那麼濃。我先倒一杯給東尼，他摸摸大鬍子說：「本人曾是酒鬼，對品茗酒類小有心得，抱歉我僭先了。」說罷，他很戲劇化地輕輕啜了一小口。

凱洛琳問他說：「什麼味道？」

他反問道：「妳喝的是什麼味道？」

「我喝的不像酒。」

「不錯，一點酒味也沒有。」

於是我在每人面前倒了一杯。原來除了東尼以外，這裡沒人喝酒，現在聽說不是酒，人人都要喝了。

菲力剛才沒喝過癮，杯子一到手，仰起脖子便直灌下去。突然間，他跳了起來，捧著杯子直奔浴室，東尼這才哈哈大笑。

凱洛琳說：「你騙人！」

東尼說：「我沒有騙人！的確沒有酒味，但是有醋味！」

這一夥人生活真是很充實，除了麵包問題外，自由自在沒有什麼值得憂愁的。在這裡，各人覺得怎樣舒適便怎樣。東尼只穿著一條比游泳褲還窄的帶褲，如非那連腮鬍子，看上去倒像個標準印第安人。

尼奧又是另外一個典型，他的短褲是牛仔褲剪成的，褲管口垂吊著一些線頭。上身不論穿不穿內衣，總不離開一件鑲滿不鏽鋼釘的小皮背心。

秀子很愛美，即使沒事，走過鏡子前總忘不了打量一下自己。凱洛琳則永遠是那身衣服，每天洗澡時她先把衣服洗好晾起來，洗完澡後又穿上。

房子裡也很乾淨，反而是地毯上，有食物屑，還有尼可的尿，顯得奇醜無比。每次要坐下總得墊張報紙，以免沾上了什麼不知名的東西。

格林哥回來得很晚，還帶了一個女友，是美國人，長得也很可愛。我不禁懷疑，是否醜一點的女孩，就沒有人請去做嬉皮？

到了十一點，尼奧和秀子便去休息，東尼叫著凱洛琳說：「親愛的，我們做愛去。」

凱洛琳很不高興地說：「無聊！」

東尼一再叫她，我的心如同油煎，但願她能堅拒到底。但是，在他一再的要求下，她終於站起來，隨他出去了。

頓時，我由天堂跌入了地獄，捫心自問，我在期待什麼？希望她是聖女貞德，在這堆嬉皮中等待我的出現？東尼早就介紹過他是他的未婚妻，難道我也打算加入這個三角習題？

我的確在做這個夢，剛才看著她煎牛油香蕉，幫她打雜、洗碗。我倆有如一對蜜月中的小夫妻，我故意偷嘴，她也裝惱打我，那一陣子的幸福呢？

事實並沒有一點改變，我沒有得到她，東尼也未放棄她。她對我極友善，很關切，誰對朋友不是這樣的呢？她和東尼要好，以前如是，以後也如此，她也依然把我當成朋友，我又為何自尋煩惱呢？

我只是以前沒有親眼見到這個事實，現在真相暴露了而已。也罷！我這半生的經歷夠多了，已知道如何渡過難關，想她做什麼？

出乎意料的，他們只在門口談了幾句話，她立刻就回來了。如同幼兒吃到蜜糖一般，剛才的感傷一掃而空。偏生嘴巴不受控制，我竟然說出：「這麼快？」

沒人答腔，大家默默地坐著，望著逐漸短小的蠟燭發呆。我一算，假如我和凱洛琳也算一對的話，房中正好三對，而且都是說英語的。我便搜腸枯腸，故意找些話題，免得因為冷場而憑添傷感。

格林哥很有些悲劇小丑韻味，他和東尼不同之處，在於東尼能使人暢懷大笑，笑完了又再笑。而他讓人笑完以後，一股淒涼之意便隨之而來。

凱洛琳盤膝坐著，靜靜的神態，很像一尊菩薩。我一顆心牢牢地繫在她身上，她不大說話，只是笑。我也只是聽，聽她悅耳的笑聲，心裡就洋溢著甜蜜的漣漪。

月光照在窗外，給人一片清涼的感覺，我如身處夢中。四周漸漸寂靜下來，洋燭又換了一支，已經是三更天了，如果是在中國的話。

突然凱洛琳想起一件事，她對格林哥說：「你什麼時候走？」

格林哥的幽默好像睡著了，他呆望著燭火，一個音節，一個音節緩慢地說著：「……明……天……走。」

我對格林哥沒有深切的認識，自然不能感覺到他們之中的離愁。但我還是受到感染了，月底凱洛琳就要走了。如同眼前的這支

蠟燭，剛剛還大放光明，此刻卻也即將油乾火滅了。